

〈寒夜的街道〉

臘月的夜晚，歲暮天寒。凌晨一點的無錫街頭，寒風凜冽，耳邊唯有蕭蕭風聲。沒有行人，沒有車輛，寂靜得彷彿時間凝滯，只有幾盞街燈與清冷的月光，照著我孤零零的影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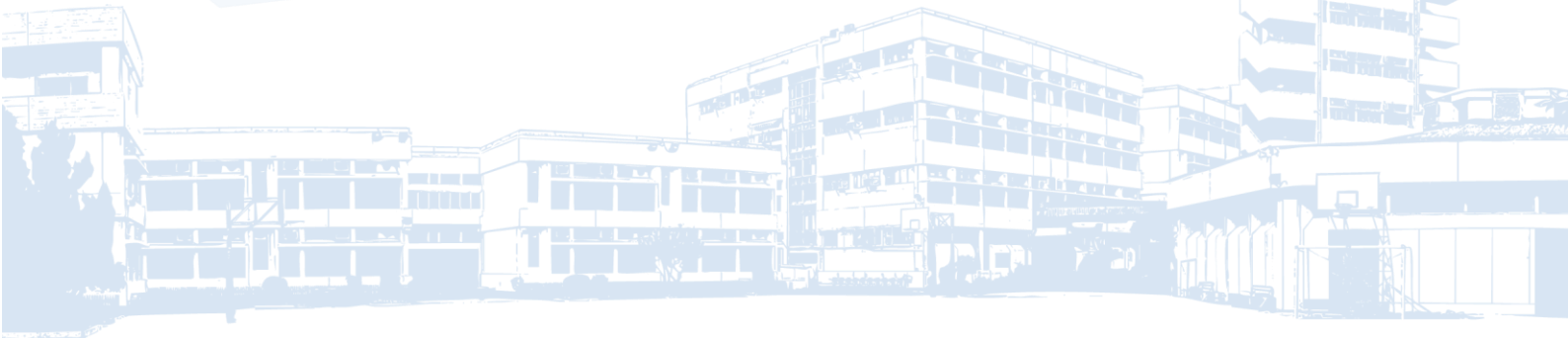
剛走出公司的我，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，下意識掖了掖身上單薄的外套，卻抵不住寒風的侵襲。它靈活地從袖口鑽入，攀上脖頸，如針般刺進皮膚，直透骨髓。我微微低頭，弓起腰，雙手環抱自己，試圖攏住一絲暖意。昏黃的街燈下，我的身影與寒夜融為一體，愈顯孤單落寞。

寒夜的街道像一座沉默的舞台，上演著冬夜的苦楚與渴望。風劃過臉頰，心也變得格外敏感。路邊的楊樹在風中搖晃，殘存的枯葉沙沙作響，零星幾片掙扎著墜落。這時我才注意到，曾經茂盛的樹木早已凋零，只剩虯枝嶙峋。忽然，一陣猛風襲來，一根細枝終於不堪拷打，「啪嗒」一聲斷裂，墜入樹下的草叢——一個黑影倏地竄出，驚得我愣在原地。

定睛一看，是隻覓食的黑貓。牠顯然也被聲響嚇著，僵在黑暗中，亮黃的雙眼如兩束強光，從深不可測的夜色裡直射而來，刺得我眯起眼睛。「唰——！」牠驀地轉身躍入陰影，消失無蹤。我想，牠大概是回家了吧。

環顧四周，樓宇的窗口同樣漆黑，沒有一盞燈為我而亮。夜色愈濃，連去路也模糊不清。該回家了——可回家的方向，我竟怎麼也辨不出。這是我獨居無錫的第二個冬天，在這陌生的城市、殘酷的成人世界、刺骨的寒風中，我感受不到一絲溫暖，唯有無盡的冷意包圍。

我機械地向前走，搓著雙手呵氣，再捂住凍僵的耳朵。遠處有微弱的光源閃爍，不同於街燈的昏黃，時明時滅，夾雜些許斑斕色彩。循光而去，才發現是年久失修的霓虹招牌，勉強為夜歸人指路。



這時，街角傳來「叩、叩」的悶響——一個佝僂的身影伏在地上，低垂著頭，似睡非睡，手中木碗卻如機械般持續敲擊地面。他僵硬的動作顯然是寒風的「傑作」。他應該明白，凌晨的街頭不會有人投幣，卻仍不肯停手。或許是習慣了吧，就像我早已習慣這樣的孤獨。

我靜靜望著這位衣衫襤褸的流浪者，猜想他的故事：是異鄉人嗎？無家可歸，還是有家難回？

正要移開視線，一陣淺淡的香氣飄來——原來不遠處有輛烤紅薯的手推車。剛走近，賣紅薯的叔叔便抬頭招呼：「孩子，這都幾點了，還不回家？」我喉嚨沙啞，只含糊應了一聲。「餓壞了吧？給你挑個大的，墊墊肚子趕緊回去。」我掏出零錢接過紅薯，熱度瞬間從掌心蔓延，終於讓冰冷的身軀找回一絲活氣。

坐在手推車旁的台階上，我一口口咬著紅薯。甜意在舌尖化開，暖流緩緩湧進心底。叔叔一邊翻動炭火，一邊閒聊：「孩子，今年回家過年嗎？我家那小子好久沒見了，今年總該回來啦……」

昏暗中，炭火映紅了他的臉，那抹笑容慈祥而幸福。恍惚間，我竟從他臉上看到父母的影子——就像離家那日，他們站在門口，眼裡盛著期盼，嘴角掛著同樣的淺笑。「回，過年一定回。」我吞下最後一口紅薯，拍拍手站起身，「叔叔，我先走了，您也早點收攤吧！」

手推車「哐噠」的收拾聲漸漸遠去。我朝出租屋的方向走了幾步，卻突然折返，攔住正要離開的叔叔：「還有嗎？我再買一個。」

揣著尚帶餘溫的紅薯，我回到流浪者身旁，俯身將它塞進他凍僵的手裡。他抬起渾濁的眼睛，朝我點點頭。「希望你也早日回家。」我輕聲說——也是對自己說。

寒夜依舊寂靜，風仍刺骨，狼狽未減分毫。但陌生人的溫暖，終究在冷清中閃出一星微光，為迷途的人照亮歸家的方向。

